

第一章 大齡姑娘婚事難

初夏的清晨帶著水氣，露水掛在枝梢將墜未墜，朝陽初升，天色朦朦朧朧，按說這天氣不顯燥熱，但是楚清玟卻反常的流了一身汗，裡衣都濕透了。

丫鬢雪兒挽起了床帳後，將她換下來的裡衣收在籃子裡，遞給她沾濕的帕子，道：「小姐，今兒晚上奴婢給您搨扇子，好叫您睡覺舒服些。」

楚清玟擦拭完手，將帕子放進水盆裡，笑了笑，說：「不用了，是昨晚作了噩夢，才嚇出一身虛汗。」

雪兒驚道：「這可不行，等會兒奴婢去廚房要點酸棗仁，今晚煎給您喝。」

楚清玟點點頭，下床穿鞋，水盆裡映出她的模樣，未挽的長髮齊齊梳在腦後，黛眉杏眼，臉龐白皙，面容姣好。

雪兒每次見自家小姐，都暗歎虞城人沒眼力見，不識美人也罷，還因為小姐的姊妹而汗巖小姐的名聲，讓寶玉蒙塵。

楚清玟看雪兒正想什麼想得入神，喚道：「發什麼呆，來幫我梳頭髮。」

雪兒回過神來，拿起了篋子，興致勃勃地說：「昨天秦夫人差人送帖子來，請家裡女眷去秦府賞荷，好多家的公子也要去呢。」

說是賞荷，本質上就是場相親宴。這種相親宴多得很，從年頭的賞桃會到年尾的賞梅會，其實都是在賞人兒，促成了許多段佳話，當然也有始終嫁不出去的，比如楚清玟。

雖說這次秦家送了帖子來，不過卻是不安好心，且依楚清玟對大夫人王氏的瞭解，王氏定然會推托，聲稱她因病而不能前往。

因此她沒把這事放在心上，如往常一樣吃了早點便開始繡前兩天剛拿到的繡樣。不一會兒，大夫人房裡的丫鬢來喚她去前廳。

楚清玟應了聲好，不急不慢地把繡線收好。

雪兒卻匆匆忙忙翻箱倒櫃，要把新製的夏衫拿出來挑，嘴裡嘟囔，「總算等來了今天，今兒個定要讓那些小姐知道什麼叫豔壓群芳！」

前廳裡，王氏坐著品茶，楚清玟行了禮後，王氏讓丫鬢把一封請帖給她，說：「這個賞荷會妳去吧。」

有些出乎意料，楚清玟心裡驚訝，面上還是恭恭敬敬接過了，應道：「是，娘。」她在王氏面前一向如此，連句不都不曾說過。

王氏看慣了她低眉順眼的樣子，便多說了兩句，「前兩天馬家來提親，我沒應也沒推，若是妳這回還是如往常一樣……」說到這裡她便收了話，說：「妳自己看吧。」

馬家半年前落戶虞城，馬夫人一心想跟虞城的官宦之家攀上親戚，奈何官夫人們都看不上這種商賈之家。

這半年來他們也不是沒聽說過楚清玟的「盛名」，這是實在沒辦法了，才把主意打到楚家來。

楚清玟對此並沒有什麼不滿，若說前兩年，她也曾埋怨過、恐慌過，怕嫁不成、嫁不好，而隨著年歲增長，她倒是越來越不在乎了。

就是嫁給商賈人家也罷，只要不逾矩，安安穩穩的，哪管什麼地位，大家都是人，在哪不是活？

她把請帖收起來，規規矩矩地退下。

回到房中，只見雪兒已替她挑了身初夏衣裳，楚清玟不喜輕紗，就換成了春衫。青羅裳繡裙，繫水白色的腰帶，勾勒出楚清玟的腰線，三件衣衫層層疊疊穿在身上，顯得穩重而不失溫雅，再挽個墮馬髻，簪上白玉簪子，宛若青竹般清麗。不一會兒，馬車備好，楚清玟便攜雪兒一同前往秦府。

楚清玟不喜歡和一眾女子聚在一起，因此提早過來，下了馬車後向門房遞了帖子，由候著的丫鬟帶她們前去後院。

她剛在小亭坐下，茶水還沒上來，便看到秦嬌嬌帶著婢女盈盈走了過來，她今兒個穿著水紅色衣裳，與池中亭亭玉立的粉瓣荷花相得益彰。

楚清玟知道秦嬌嬌一定不會錯過這次機會。

說起來兩人還有點像——都嫁不出去，不過和楚清玟不一樣的是，秦嬌嬌身為秦府嫡女，仗著家世樣貌好，難免有些心高氣傲，這才把婚事耽擱了。

秦楚兩家是表親，從兩家正妻還待字閨中時就結下怨，到了小輩，楚清玟與秦嬌嬌之間也不太平。

「楚表姊。」秦嬌嬌在一旁坐下來，不脛一笑，說：「今兒個是哪陣風把妳給吹來了？我都好久沒見著妳了。」

楚清玟抿唇一笑，「是有一段時間了吧。」她眉眼彎彎的，如露珠遇初陽劃過花蕊。

今天讓楚清玟來是想給各位姊妹做個陪襯，可是這副樣貌著實礙眼，秦嬌嬌心中妒忌，拿著帕子捂著嘴，打量楚清玟的衣著，道：「妳這麼穿不熱嗎？難道是因為嫁不出去，憂思過慮，瘦得不成樣了，所以多穿幾件衣服掩飾掩飾？」

楚清玟還以為這麼久不見，秦嬌嬌總會有點新的話可以說，結果還是同以往一樣從「嫁不出去」入手，不免有些失望。

雪兒聽了惱火起來，楚清玟不甚在意地端起丫鬟新沏的茶，吹了一下才喝了一口，說：「心靜自然涼。」

兩人臉皮早撕破多年，秦嬌嬌說起話來便沒再客氣過，當下便說：「死人心才涼，妳可別自己詛咒自己，到頭來還說我沒提醒妳。」

楚清玟把茶盞放下，順著她話裡的意思說：「怪道妹妹也嫁不出去，靈婆為了保住靈力，都是終生不嫁。」

「什麼靈婆？」秦嬌嬌一愣。

秦嬌嬌能與她這個「死人」對話，就是能通靈的靈婆，楚清玟這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。

雪兒想明白了，噗嗤笑出來。

秦嬌嬌也反應過來，惱羞成怒，「就妳也敢笑我？虞城想娶我的人排隊都排到城

北了，而妳是什麼貨色！」

但凡口頭上占不到便宜，秦嬌嬌就這副模樣，楚清玟不為所動，本來就都是「嫁不成」，她無意抓著嫁娶這點說事，只雲淡風輕地飲著茶，說：「我倆莫不是從秦楚之爭就傳下來的習慣，怎麼每次都得吵上？」

大貓逗老鼠，約莫如此。

秦嬌嬌以為她講的是父輩的爭端，指著她說：「什麼秦楚之爭，就是妳爹給我爹穿小鞋！」

沒等楚清玟說話，正好一個丫鬟遠遠跑過來，說是秦嬌嬌許久不見的閨中密友已經來了。

秦嬌嬌一喜，也顧不得和老仇人切磋便走了。

雪兒跺了跺腳，「什麼叫老爺給她爹穿小鞋？明明是秦家陷害在先！」

「不必和她計較。」楚清玟搖搖頭，「現在早過了那個年紀了，每次她同我說這些話我都覺得好玩。我說的秦楚之爭是戰國的事，贏家是秦，她卻不知道，白白錯過數落我的機會。」

因為早些年經常來秦府串門，楚清玟對秦府後院並不陌生，她知道虞城那些體面人家的公子小姐漸漸到來，便尋思著找個安靜的地方避一避。

剛轉出亭子，便聽到一個男人的聲音傳來——

「秦楚之爭，贏家實為楚也。」

楚清玟腳步一頓，轉過身，只見秦家大公子秦泓從亭角走了過來，她不由面露尷尬，都過去三年了怎麼秦泓還這樣？

「秦雖滅了楚又如何？得不到人心，大勢必去。楚雖三戶，能亡秦也。」秦泓身著月色襦袍，眉目還算俊秀，對著楚清玟遙遙一笑。

雪兒微微向前，把楚清玟擋在身後，行了個禮，「表少爺。」

趁雪兒攔著秦泓，楚清玟二話不說，趕緊轉身離開。

秦泓叫了聲「玟妹妹」，竟是要追上來。

這表哥對她有意，可是雙方父母雖然表面維繫著干係，實則皆不可能認了這門親事，她迴避他也是為了減少麻煩，畢竟她可沒忘了二姊就是因為私會男子才成為虞城人的笑柄，她要倍加小心才是。

「玟妹妹，我沒跟著妳了，妳慢點！」秦泓在後面喊道。

楚清玟不理他，走過好幾個迴廊，沒見雪兒跟上來，忽然聽到嘖嘖喳喳的笑聲。好巧不巧，迴廊處，一群少女正談論著什麼，大笑出聲，領頭的正是秦嬌嬌。

秦嬌嬌正和閨中好友余詩兒講要如何對付楚清玟呢，轉眼就看到楚清玟。

她掩住小口，道：「哎呀，是玟姊姊！」又向身邊的女孩說：「真是說曹操，曹操到，我說玟姊姊來了，妳們還不信我。」

少女們發出竊竊笑聲，她們都知道等等秦嬌嬌要說什麼，偷偷打量著楚清玟，一副看好戲的樣子。

楚清玟淡淡一笑。

一行人走到亭內各自坐下，丫鬟端了茶水上來，荷香、茶香交匯在一處，倒是讓

人心神清寧，要不是時機不對，楚清玟真想躺著小憩一會。

按著方才與她們說好的，秦嬌嬌先開了口，「玟姊姊，這回再沒給哪家公子相中，可別說是我秦家沒給妳拉線。」

她想著自己用俏皮話暗裡諷刺楚清玟，楚清玟定是啞口無言。

只是楚清玟又不傻的，她點點頭，說：「借妳吉言。」接著也回了句，「可不能我給人相中了，妹妹還沒有，就說我搶了妳的好姻緣。」

秦嬌嬌臉色沉下來。

楚清玟笑說：「我說的只是個笑話，妹妹大度，可別放心上。」

這一來一回，任誰都聽得出是誰占了上風。

坐在秦嬌嬌旁邊的余詩兒見秦嬌嬌失了勢，連忙把剛才商量好的話說出來，「這回我去了泗州許久，不知道虞城現在變了多少。」

少女們嘰嘰喳喳道起新鮮事。

另一邊，應邀而來的公子們沿著小路走到荷花亭後，使看見背對著他們坐下的少女們。

公子們不想驚動她們，不自覺把談笑聲壓了下來，偷偷打量亭中人。

陸璟背著手，與其他公子不同的是，他的心思不在亭中。

他盯著湖上的荷花，正百無聊賴之際，就聽表兄何稜道——

「宣謹，你也差不多該娶妻了，虞城水養美人，倒是挺有瞧頭。你可別再說什麼父母之命媒妁之言，別指望姨母那性子會幫你挑人家。」

陸璟心道無趣，卻也明白不大好拂了表兄的好意。

他抬眼一看，便見一女子的側臉瑩潤，在一眾女子中，她只微微抿著嘴看著別人說笑，偶爾拿起杯子飲茶，墮馬髻上的珠翠便輕輕搖擺。

她只是文文靜靜地坐著，陸璟卻突然覺得此時她必然也是無奈的，巴不得快點過了這時辰。

何稜敏銳地發現陸璟不同以往那樣敷衍，他咳了咳，笑著問：「怎麼樣，看上哪戶人家的女兒了？」

「沒有。」陸璟匆匆移開目光，反而像掩耳盜鈴。

何稜大了陸璟近十歲，也知道陸璟母親的性子，便自作主張幫陸璟張羅了這些相親會，只是陸璟一直興趣缺缺，既然今天表弟難得表現出點不一樣的，那他更得上心了。

他叫來小廝，說：「去打聽一下小姐們在說什麼。」

不一會兒，兩個小廝捧著果子送到亭中，便候在亭內沒走。

此時亭裡正你一句我一句地說著虞城的新鮮事，秦嬌嬌咯咯笑道：「還有一個好玩的事呢。」

「怎麼說？」余詩兒問。

楚清玟喝了口茶，就看她們在這裡一句接一句的。

「哎呀，聽說過馬家嗎？」秦嬌嬌故意看了眼楚清玟，讓其他人的目光也隨之看過去，「半年前到了虞城，馬公子差點就在青樓住下了。」

「竟是如此浪蕩子。」余詩兒搖頭惋惜。

「可不是，馬家本來在邊陲之地做生意，哪裡見過虞城這樣的好風景。」一個少女接過話，「一下子被迷住了也是沒辦法的事。」

秦嬌嬌大聲問：「說來，馬夫人前幾天去楚家提親了。玟姊姊，妳可見過馬公子？我聽別人說，馬公子臉色蠟黃，成天佝僂著背，走路跟飄著一樣，夜裡見了還當是鬼呢。」

這些事楚清玟沒聽別人說過，不過馬家跟「臭名昭著」的楚家提親，她可以猜出事情必然不可能簡單。

乍一聽，說心裡不厭惡這種富家浪蕩子是假的，不過她自己也知道，閒言碎語最容易毀掉一個人的名譽，或許是感同身受，楚清玟竟替素未謀面的馬公子說起話來。

她先問：「我不曾見過馬公子，不知道哪位見過呢？」

余詩兒揚了揚秀氣的眉頭，說：「怎麼可能見過，我們可不會私會男子。」

這話是在暗指楚家二女私會男子的事。

楚清玟現在已經不把家裡這些糟心事看得太重，便不理會這點攻擊，直說：「既然不曾見過，那麼所謂傳聞便是道聽塗說，都是未出閣的少女，這樣亂嚼舌頭可真是不好看。」

一時沒人再說話，余詩兒自覺作為待嫁之人，夫家又是泗州知府，說的話更有分量些，於是她反駁道：「若他不曾做過這些事，怎麼會有這些傳聞？」

「三人成虎。」楚清玟見這些人皆一臉嘲笑的模式，心裡無奈，明知道這些人的德性，怎麼自己還要沒事找事幹？

「好了，別說了。」秦嬌嬌假意出來勸和，「畢竟是這麼久以來難得去楚家提親的人嘛，玟姊姊會不喜歡聽到大家說的真話也是正常。」

楚清玟抿嘴笑著說：「既然妳都知道馬家提親的事，還叫我來這裡物色人家，好妹妹，有勞妳替我費心了。」

秦嬌嬌想跳起來說「誰替妳費心」，余詩兒連忙拉住她，因為遠處的公子們都過來了，可別壞了印象。

看到公子們的身影，少女們放下看戲的心，紛紛矜持起來。

她們看向亭外，荷花可真是個好東西，假借賞荷，她們就能偷偷看那群公子哥。此次賞荷會辦在秦家，秦嬌嬌也跟著秦夫人學著如何操辦，因此對來人倒也相熟，便小聲替女孩們指明公子的身分。

「水綠色衣衫的呢？」有女子問。

「何家的，我姊夫本家。」秦嬌嬌回道。

「呀，那個穿著黑色錦衣的可真俊！」有女子注意到陸璟，驚訝道。

只見陸璟一身黑色錦衣，上有金色繡樣，他眉宇英俊，鼻梁挺直，臉龐似經過精雕細琢般，一副混然天成的貴氣樣，在一群公子中可謂是鶴立雞群。

其他女子也紛紛偷眼看，心急的便問秦嬌嬌，「這位公子是誰？之前好似不曾見過。」

「他？」秦嬌嬌想了想，心中一一數過請帖名單，突然驚訝地瞪大雙眸，道：「難道是陸家公子？」

「陸家？」余詩兒反問：「可是京城陸家？都說與妳姊夫是表親，這還是第一次見妳姊夫把他帶過來呢。」

「沒錯了，是陸二公子。」秦嬌嬌緊張地捏了捏帕子，聽說陸璟回了虞城的外祖家何家，她雖然下了請帖，但是萬萬沒想到陸璟竟然會前來赴約。

如今見他豐神俊朗，一時有些懊惱——早知如此便不請這麼多女孩了！

陸家是京城世家，歷經五代不衰，可不是虞城人家能比的。先帝時期陸家急流勇退，自請削爵，聖上如今頗為倚重。

這陸璟是陸府嫡次子，十四歲就開始上戰場，十六歲時掛了副將，帶著三千精兵把突襲的北狄軍打退，北狄軍連讓兩座城，從那戰役後，大梁對上北狄便無再敗過。

若是尋常五大三粗的將軍也難惹少女們心中蕩漾，偏偏陸璟長得這麼俊，家世又這般好，是大梁婚配界不可多得的香饅饅。

亭中的女孩們目光都被吸引了去，不停地議論著陸璟。

那模樣確實俊俏，楚清玟也看了幾眼，不甚在意地揪著葡萄吃，心道：再吃五個便不吃了，免得桌上都沒水果了。

對陸家她可不敢抱什麼想法，她現在只想回去看書，或者把繡樣補好。

看著水面上的荷花，她突然感覺到有人看著她，抬頭看了看，卻不知道是誰，片刻後才把頭低下。

陸璟不大自然地把目光轉到了湖面上。

此時何棧派去的小廝回來了，把剛剛荷花亭內的事一五一十地說了，末了擠眉弄眼道：「楚小姐也是心急，都還沒進馬家的門呢，就這麼替馬家人說話。」

陸璟想了想，說：「三人成虎，確實是這個理兒不是？」

何棧說：「欸，宣謹你剛來虞城不曉得，那馬公子確實是個浪蕩子，馬夫人急著呢，就想替他娶個正妻讓他收心。」接著又說：「楚家的名聲不好，連累得楚五女到十九了還沒人敢要——喏，就是在亭邊穿青色衣衫的。」

「十九了？」陸璟驚訝。若是旁人不說，他倒以為她不過二八年華。

虞城這麼大的八卦，這群公子們閒暇之餘也有所瞭解，難得陸璟似是有了興趣，他們便就著這個話頭說了起來。

其中一位道：「哈哈，陸兄不知道，虞城沒有人家願意與楚家攀上親。楚清玟的心機可深得很呢，說不定等一下就專門往你懷裡撲，讓你把她娶回去。」

陸璟不信，皺眉道：「怎麼可能會有這等荒唐事？」

何棧笑道：「楚二女私會商賈之子，三女撲進泗州徐家大少爺懷裡求人家娶了她，四女更厲害了，直接和男子私奔，你久居京城，定然沒見過這樣的人家吧。」

「楚清玟排行老五，要不是現在男子們都繞著她走，定然會做出更驚世駭俗的事來。所以說啊，楚家四庶，虞城四勿！」

公子們大笑起來，引得亭中少女們側目。

其中一人突然又神神祕祕地說：「聽說啊，她和她身邊的丫鬟關係可不一般。」何稜覺得這話不妥，咳了咳，說：「得了得了，想讓那裡的姑娘們知道你們在說什麼嗎？」

任由別人怎麼說，陸璟都抱著懷疑的態度，他微微蹙著眉，再次看向亭子，卻不知道什麼時候，楚清玟已經沒了影子。

陸璟更心不在焉了。

第二章 扯壞袖子得姻緣

適逢秦夫人差丫鬟招呼眾人去湖心大亭中賞荷，一大群人推推搡搡地走過去。

陸璟無心再看，後退了幾步，趁人不注意，拐到一條竹林小路去。

林中靜謐，他走了幾步，隱約聽到女子的談話聲從竹林中傳過來，隔著竹林還能依稀分辨出那身影就是著青衫的楚清玟。

說到底，楚清玟還是不願成為大庭廣眾下被對比的那位。不管其他虞城少女家世人品怎麼樣，彷彿虞城只要有她這種蕩婦在，她們就都不愁嫁了。

竹林兩旁砌了兩道不長不短的階梯，順著下坡匯成一道，呈「人」字。

楚清玟和雪兒在一邊的階梯上慢悠悠地走著，她的聲音有點軟，說話的時候總是慢慢的，就像一根羽毛一下一下地撓著人的耳垂。

她今天興致不錯，也不嫌髒，在地上挑了些已經乾了的竹葉，讓雪兒收起來，說是帶回去製成書籤。

「妳看，這葉子就不行，太過乾了，一彎它就折了。」她把雪兒找來的葉子挑走。

「別人都挑完男人了，小姐卻在挑竹葉。」雪兒越想越恨鐵不成鋼，問：「您真沒看見個喜歡的？」

陸璟本想折回去了，此時卻腳步一頓，凝神細聽。

雪兒問完這句後，楚清玟第一個想到的就是讓少女們都滿懷春心的陸璟。

有道是一方水土養一方人，他與虞城人家十分不同，不止眉眼長得十分好，身上少這竹子幾分青翠，多了幾點風流，偏偏還繃著臉，一副正經模樣，看起來十分有趣。

雖然心中這樣想，但她明白自己八輩子也不可能和陸璟搭上什麼干係，便敷衍似的回雪兒，「我看著都挺喜歡的，能娶了我的我就喜歡。」

就因為待字閨中多年，她居然說出這種話？陸璟聽罷搖了搖頭。

他心思轉得快，一時間想到另一件事——如果馬家那位浪蕩子娶了她，就憑這點，她也能喜歡上他？

雪兒因為成天關心她家小姐的終身大事，便也想到馬家去，說：「哎呀，您少胡說，奴婢剛剛聽那些丫鬟說，那馬公子常常夜宿青樓不回家，還養了幾個外室，如今上門來提親，大夫人又不替您回絕，准是想著妳再找不到人家便應了這門婚事。」

早晨時王氏確實是這個意思，楚清玟都沒跟雪兒說過呢，就被猜出來了，她笑咪咪的說：「一個浪蕩子，一個楚五女，可不是絕配嗎？」

「您別這麼說自己。」雪兒無奈道：「可別跟奴婢說您就是嫁給馬公子也過得開

心。」

說得倒也是，陸璟心道：她難道就不想嫁個正人君子？殊不知他自己站著聽壁腳的舉動早犯了「非禮勿聽」。

「那有什麼不好？」楚清玟笑雪兒傻，「馬公子如何與我何干？是君子也罷，若真是傳聞中那樣，那我就可過上神仙日子了。」

這句話聽得雪兒十分好奇，問：「您這又是什麼歪法子？」

楚清玟把手上的五片乾竹葉在地上一一擺開，說：「妳且聽我細細說。其一，他成天夜不歸宿，我倒樂得好眠，反正我本來也不喜歡他不是？」她說完撿起第一片，又說：「其二，馬夫人是個厚道人，他兒子如此待我，她肯定不忍多為難我，那麼我這婆媳關係便簡單了，我每天陪她喝喝茶、打理家事，好像也不賴。」說完又撿起第二片竹葉。

陸璟揚眉，不得丈夫喜歡，哪裡算不賴？

「其三，若我們之間沒有後嗣，我倒少了懷胎十月之密，若不幸有了，那生下來後我自己帶孩子，只要他不在家，不把那身惡習傳給孩子便是好事一樁。」

地上的竹葉又被楚清玟撿起來一片，只剩下兩片了。

「那照您這麼說，這樁婚事倒處處都好，就差馬家那邊下聘了？」雪兒捧著臉，盯著地上的竹葉，問：「那最後這兩葉又是幹什麼的？」

楚清玟得意一笑，眸子裡裝著星辰一般閃閃發光，「若他縱慾過度掏空了身子，早早去見閻羅王，那我的好日子便來了——我可以拿著那麼多家產日日消遣。」於是地上的竹葉便只剩下一片。

雪兒聽完嚇得差點原地撲倒。

陸璟神情一頓，他從沒想過居然有女子會有如此驚世駭俗的想法。

楚清玟本來只是想逗一逗雪兒，見她如此驚訝，忍不住繼續逗她，「我要吃京城富貴人家常常吃的伙食，喝瓊漿玉露，穿江南最美的綢緞，用最好的胭脂，還可以到處遊玩，反正我有的錢。」說完，她把最後一片竹葉撿起來，攏在手裡。別人的謀略是「一箭雙雕」、「一石二鳥」，就她能「一抓五片」。

從這看來，她確實心機深重。陸璟內心失望，那點亭中初窺的好感頓時隨風飄散。

「我的好小姐！」雪兒壓低聲音，道：「您可千萬別叫第三個人把這番話聽去了，您在虞城都這麼艱難了，要是這話傳出去……」

楚清玟篤定此時眾人皆在湖心大亭，便優哉游哉道：「放心吧。」看雪兒緊張兮兮四處張望的樣子，她又說：「嫁得出、嫁不出又如何？妳不還陪著我嘛。」

她的聲音既軟又慢，誰能想得到竟然會說出這麼大逆不道的話來。而後面這句話，讓陸璟一下子想起先前有公子說的——

「聽說她和她身邊的丫鬟關係可不一般。」

楚清玟的生母有恩於雪兒，雪兒曾發誓一輩子陪著她不嫁，楚清玟便經常拿她打趣，實則最不希望她這輩子就這麼陪在自己身上。

陸璟細思片刻，聽楚清玟一番話，比在校場上吃十回敗仗還令人憋氣。她這麼篤定沒人聽到，那他倒要看看她看到他時會不會嚇飛一魂半魄。

雖然偷聽是件非常不光彩的事。

他踩著地上還沒被清掃掉的乾竹葉，發出了「咯吱」的聲音，前頭就是階梯「人」字的交匯處，他走過去時，後面的人自然也能清楚看到他。

雪兒「啊」了一聲。

陸璟突然好奇楚清玟的神色，一回頭便看到了她微微抿著嘴，似笑非笑的樣子。

陸璟心道：果然是心機深重之人，即使剛剛說的話被人知道了也一副算計的神情，莫不是以為他會多看她這種人兩眼？

他回過頭，微微皺起了眉頭。

「小姐！」雪兒急得不行。

楚清玟抓著她的手，示意她噤聲，慢慢邁出腳步。

說楚清玟沒有被嚇到是假的，她也懊悔自己的掉以輕心，在這種地方大放厥詞，如果那些話被陸璟之外的人聽到，那她後半輩子就得滾出虞城了。

還好這些話是被這個一直繃著臉的男子聽到，特別是陸璟方才看她那麼不屑的一眼，還有那副絕對不想再提起她這個人的樣子，倒讓她放下心來。

楚清玟勉強呼了口氣。

看前面的男人離她還有四五格階梯的距離，楚清玟放慢了腳步，想等他走出竹林後自己再悄悄地、不引人注意地走出竹林。

陸璟知道她身邊跟著丫鬟，兩人是不會傳出壞名聲的事，何況她的名聲還需要他來壞嗎？她現在小心翼翼的，定然只是做做樣子。

正這麼想著，他略感煩躁，那步伐便停了下來。

陸璟站著不動，楚清玟有些尷尬，她決定要回府反省自己的口業之罪。現下既然陸璟不願先出去，那她就越過他先出去了，好過兩人相顧無言。

楚清玟拉著雪兒，三步併作兩步走下階梯。

陸璟眼角餘光看到她的身影近了，心道：莫名其妙，莫不是要和他搭話？

他回過神來，也踩著階梯走了下去。

他這幾步讓楚清玟和雪兒不禁對視，紛紛從對方眼中看出疑惑——這人可真怪，是要和她們一同走出去？

此時走在前頭的陸璟忽然想起先前那公子說的，「說不定等一下就專門往你懷裡撲，讓你把她娶回去」，不由警惕起來。

兩人如此沒有默契，後面卻一串事接踵而至，將他們緊緊綁在一塊，實在怪哉。還剩幾階矮矮的階梯便出了竹林，竹林對面有一座橋，過去便是熱鬧的相親會，此時嘈雜聲不絕於耳。

楚清玟摸不清陸璟在想什麼，她不想與陸璟一道出現在眾人面前，便想折回原路，心緒不寧地往後退了一步，正好鞋跟踢到了階梯，整個人晃了晃。

本來她穩住身體便沒事了，偏偏雪兒驚慌失措地伸手扶她，這扶也扶不好，倒把她推下去了。

楚清玟手上的竹葉都飛了出去，只一瞬間，她整個人嚇愣了，這一摔好死不死，前頭正是陸璟！還有比這氣運更壞的事嗎？

陸璟沒想到自己才剛起警惕之心，她就真的撲了過來，他一個側身，由著楚清玟摔了下去。

不過他更沒想到，楚清玟慌亂之下居然扯住了他的袖子，她還一副真驚嚇的樣子，把戲作得挺足。

錦織的外袍輕薄，如果陸璟順勢垂下手，楚清玟還不至於扯壞他的袖子，可是他沒有。

於是眾目睽睽之下，楚清玟手上捏著陸璟一截外袍袖子，摔在了地上。

雪兒在後面捂著嘴，一副快暈倒的樣子。

實際上楚清玟才是那個想暈倒的人。

周圍一片死寂，連荷花池中的魚都不游動了。

楚清玟只想把牛頭馬面招來，把她的魂收了，來世只願當這池塘的荷花，做個明白的事外人。

「那、那不是楚清玟嗎！」秦嬌嬌打破了這片尷尬的安靜，驚訝道。

大亭子裡的人這才感覺不是在作夢，楚家五女終於同她姊妹們一樣，為了嫁出去不擇手段了！

不用到明日，整個虞城必然再次被楚家的傳奇洗刷。

早在楚三女撲進泗州徐家大少爺懷裡求人家娶她時，虞城眾百姓就知道楚四女、楚五女皆不淑不德，果然沒過多久便傳出楚四女和陌生男子私奔的消息。

這幾年來，前面三個女人的事蹟成了虞城人茶餘飯後的笑柄，而他們相信，楚五女遲早有一日也會帶來新料。

果然，這一天終於來了。

茶館裡座位滿了，說書的又有了新的題材，題名《楚五女傳》，說的是一日，楚五女約陸宣謹於竹林相會，於眾人眼前演一齣糾纏不清的戲碼，逼陸宣謹娶她，陸宣謹不從，她便在眾人面前挽他的手，可惜啊，陸宣謹並非可欺之人，一個揮袖，楚五女摔在了地上，那手上仍然緊緊抓著陸宣謹的袖子，哭著喊，「陸郎陸郎，你怎生如此狠心！」

這個說書人捏著女人的腔調，還拋媚眼，把聽書的百姓噁心得夠噲，卻仍興致勃勃，等著下文。

一夥衙役進了茶館遣散眾人，領頭的道：「散了散了！官差在此，誰敢亂傳陸將軍的傳聞！」

有不服者啣啣咕咕，過了不久，喝茶的人散了七七八八。

茶館掌櫃給衙役們倒茶端水，賠著笑臉道：「爺，您看，人都散得差不多了……人再走，小店今天的生意就不用做啦。」

說書的也是個大膽的，說：「爺們要是不走，鄙人就繼續講下去了。」說罷又去說楚五女如何矯揉造作，逼得陸宣謹噁心連連，想殺了她的心都有了，她卻以天下絕無僅有的厚臉皮賴著他，不知道的人還以為陸宣謹是負心漢。

雖然是來趕人的，到頭來，那些衙役卻聽得津津有味。

陸璟和隨從鐘尚平從茶館出來，鐘尚平氣不打一處來，說：「這虞城人也真是，竟這麼放任別人詆毀您！」

還好虞城百姓不知道陸璟的樣貌，不然他出門一次就被盯著看一次，倒也十分麻煩。

剛剛那說書的講的雖與事實相去甚遠，然而卻是陸璟聽過最正常的版本，其他茶館都講到楚清玟如何在床上勾引人了。

不過，楚清玟沒有機會去勾引下個男人了。

「上回叫你去驛站送的信，回信了嗎？」陸璟問。

「回了。」鐘尚平從懷裡掏出一封信。

此信正是陸璟母親所回的，只見上面端正寫道——「真人曰可行，隨你辦吧。」這是陸璟求問母親納妾一事的回信。

楚清玟這幾天也特別不好過。

那日她狼狽回府後，她的事蹟早傳開了。

王氏先是把她關在祠堂反省，放出來後又把她禁足在房內，每天一個教養嬷嬷，各個凶得緊，讓她格外懷念過去無人管教的日子。

而她臉上因摔倒受的傷一直沒妥善處理，現在不用照鏡子，她也知道自己定是腫成天蓬元帥的模樣。

又過了半旬，楚清玟才得以見到雪兒。

雪兒一看到她，眼淚就簌簌落下，「小姐，都怪奴婢不好！」

「說什麼傻話。」楚清玟的心情不太好，卻沒有責怪雪兒，畢竟怪她沒有用，不如想想以後怎麼辦。

「大夫人好像真的要把您嫁給馬公子了。」雪兒說。

「哦？」楚清玟有了點興趣。

雪兒咬咬嘴唇，說：「按禮數來看，是妾啊。」

楚清玟歎了口氣，「我早猜到了。」看來虞城這熱鬧一時半會兒歇不了了。

第二日，楚清玟的禁足令解了，前往王氏房內請安，便見房內請來了一尊玉清真人的玉雕，還掛著一幅畫像，上書「妖魔鬼怪出家門」。

楚清玟看著覺得有點扎眼。

真是沒想到繼父親信了玉清教後，王氏也進了此教。

王氏這幾天憔悴了點，病恹恹的，她端坐著，看楚清玟的眼神也複雜了點，說：

「本以為妳是個安分的，一直想給妳配良家，奈何就是配不出去。想來妳也是怨我，便學妳姊姊們的把戲，把楚家不多的顏面丟了個盡。」

楚清玟跪下來，有苦也說不清，只能道：「女兒知錯。」

王氏合掌對著玉真人念了句「真人在上」，接著擺了擺手，讓楚清玟起來，說：

「陸家遣人來提親了，我已經幫妳應了。」

「是。」楚清玟想了想，以為王氏最近信了玉清教，腦子糊塗了，糾正道：「娘，怎的是陸家，不是馬家嗎？」

「不是馬家。」王氏有氣無力地說：「就是被妳帶壞名聲的陸宣謹，等這月十七，妳就嫁了吧。」

楚清玟走出房間，覺得陽光有些刺眼，自己彷彿在作夢似的，「為什麼？」她怎麼也想不通陸璟為何會來提親，當日他不是連看她一眼都覺得噁心嗎？這男人的心思也太難猜了。

沒過幾日，陸璟要納楚清玟為妾的消息不脛而走，虞城人紛紛道陸璟是個君子，雖然為楚清玟所累，但是為了成全楚家微薄的面子，終於還是納了她。

楚清玟這才發現陸璟此舉把自己從這段醜聞中摘了出去，這殺敵一千自損八百的招數使得十分精彩。

因為京城離虞城有段路程，又只是納妾，這場親事倉促得很，洞房就在虞城陸家——當年陸璟母親出嫁前，陸父置辦的房子。

陸宅長年沒有主人在，楚清玟嫁來的那天是從破舊的側門抬進去的，新房裡雖然勉強清掃了一遍，仍有一股濕臭的霉味。

房中只有兩個丫鬟，其中一個是雪兒，她讓另一個叫秀白的丫鬟先去歇息，秀白樂得不用守夜，就離開了。

房間裡剩下主僕二人。

楚清玟把頭上的一根簪子拔下來，今天她穿著紅色喜服，卻不是她一直為自己繡的那套，因為那件是正妻的樣式，她現在沒有資格穿。

這件從裁縫店裡匆匆趕出來的喜服很不合身，摸著那些繡線都扎手。

為她化妝的是王氏房裡的老嫗嫗，許是看不慣她，老嫗嫗上妝時手上沒輕沒重，以至於她眉毛過濃，配上那沒完全消腫的臉，看起來格外奇怪。

「小姐。」雪兒眼裡都是淚花。

「我可終於嫁出去了，多喜慶啊，妳別哭了。」楚清玟卸掉不多的首飾，就著清水洗掉妝容。

雪兒斟了兩杯酒，說：「等等爺來了，您可記得和他喝交杯酒。」

他會來嗎？楚清玟心裡有點打鼓，這場親事太簡單，陸宅也冷清過頭，她心裡隱隱約約猜到答案了。

果然，時辰已經很晚了，陸璟還沒來。

楚清玟掩蓋了那點失望，心道：這才是正常的不是？少女時代幻想過新婚之夜的樣子，然而也不過如此。

以後她作為一個妾，生活在後院裡，時間久了，虞城四勿的傳說也會慢慢地淡了。到時候還可以跟孩子吹噓，她曾經也是虞城傳奇人物……不對，她除非找個小廝私通，不然哪裡來的機會懷孕？

燭火已經熄滅了，楚清玟躺在床上，聞著那股霉味，突然和當日的竹香味重合。

分明是兩股截然不同的味道，但是她覺得自己好似處在那日竹林中，聽著自己的「五片」之說。

現在看來，居然應了兩片。

她笑起來，笑著笑著有些心酸，可是日子還是要過的。

第二天起來後，楚清玟才瞭解了陸宅的情況。除了管家陳喜康和他的傻子兒子富貴，只有另外兩個丫鬟，分別是秀白和秀蘭，她連早起請安都不用。

這也難怪整個陸宅不大卻破敗不已，每天保持乾淨的也只有陸璟的房間與書房，其他幾間房間長期空置，便留下了一股霉味。

秀白年齡小點，做什麼事都呆頭呆腦的，沒幾天雪兒就與她混熟了，她便一股腦地把陸宅的事都說出來，「少爺來虞城這段時間都是住在何老太爺那邊，只回來了幾次。」

秀白和秀蘭一直待在虞城陸家，秀蘭心高氣傲，一向以大丫鬟自稱，每年就盼著陸璟來的那幾次，自以為遲早會被納成妾室，可惜陸璟對她視而不見。

「她現在定然又在書房了。」秀白嘟囔，「也不想想就算有一天少爺真看上她了，夫人能讓她過門嗎？雪兒姊，你可千萬別把我跟你說的告訴楚姨娘啊。」

「好的，妳放心。」雪兒拍拍她的肩膀，說：「我們是姊妹嘛。」

轉眼雪兒就把這些情報說給楚清玟聽，道：「真不知道這小小府中還住著個狐狸精！」

住著狐狸精又如何？大家都是同種命。楚清玟搖著團扇驅熱，道：「算了，只要日子不短著我們就好。」

第三章 回門治刁女

又一天過去，按照虞城習俗，楚清玟要回門了，她知道很多人等著看她笑話。當然也有人會直接上門來，比如秦嬌嬌。

她已經很久不曾來楚家，當年楚家風頭不比秦家小，是自從楚老爺修煉玉清法去了，楚家沒落，才搬到這座小院落裡。

天越來越熱，王氏喝了口水，用手帕擦擦額角，頗客氣地說：「嬌嬌，妳先坐吧，玟兒剛回房間，我讓人喚她出來。」

楚家人口少，楚清玟又嫁得急，她的房間王氏就還幫她留著。

秦嬌嬌笑了笑，說：「姨母您也知道，我是個急性子，這都好一會兒了玟姊姊還不過來，我讓個丫鬟帶我過去看她好了。」

說完沒等王氏同意，她就催著一個小丫鬟。

王氏沒有阻止，小丫鬟就把秦嬌嬌帶去了。

她們到楚清玟房前時，楚清玟正要出來。

今兒個她穿著藕荷色外衫，頭髮全部挽了起來，露出白淨的臉龐，大方嫺雅。

「姊姊！」秦嬌嬌笑嘻嘻道：「妳可算嫁出去了！這幾天與夫君溫存得如何？」

她知道陸璟一直在何家，這才問得如此露骨。

「還好。」楚清玟道。

這個回答意義不明，到底是嫁出去還好，還是溫存得還好，端看聽者如何理解，不過兩種秦嬌嬌都不喜歡。

秦嬌嬌心裡怨毒地想，楚清玟到底哪裡來的自信能這麼昂首挺胸地看著她，像楚家那三個庶姊一般遠嫁，這輩子不再回來不行嗎？偏偏還要來礙她的眼！

如果楚清玟能讀懂她的心思，肯定會大喊冤枉，她從來沒想在這個表妹面前晃來晃去，到底是誰揪著誰不放？

秦嬌嬌道：「聽說陸公子這幾天都沒有回去，玟姊姊守著空房，可真是辛苦。」難得楚清玟不想與秦嬌嬌吵，她想了想，前一句是實情，不過辛苦倒不會，便回答道：「也不辛苦，跟往常一樣。」她把喜歡的一套繡針和繡線都帶過去，還有不少書籍話本，除了地方不同，日子確實沒有多大變化。

楚清玟認真回答秦嬌嬌的問題，可聽在秦嬌嬌耳裡就是故意噎她，她冷笑了聲，說：「妳有膽子撲到陸公子身上，就得有膽子一輩子守著空房，不如一輩子不嫁呢！」

楚清玟實在不喜與秦嬌嬌在婚嫁一事上糾纏，她怎的沒想清楚，自己嫁出去了，她就成了虞城這輩中唯一未出閣的大齡女子，竟然還最喜歡拿這事說事。

思及此，楚清玟忍不住一笑。

雪兒頂撞道：「姨娘的日子過得怎麼樣，不需要別人來指指點點。」

秦嬌嬌咯咯笑說：「妳們姊妹倆感情可真好呢，都不知道外面的人怎麼看呢。」

「什麼怎麼看？」雪兒愣住，問。

楚清玟也有些疑惑。

秦嬌嬌鄙夷地說：「前朝後妃久不得寵，宮裡的太監不可信，只有心腹宮女是能消遣的方式……」

秦嬌嬌說得隱蔽，楚清玟還是聽出來了，她收起笑意，有些不悅，聲音便顯得嚴厲，「閉嘴。」

雪兒不懂，小聲問：「姨娘，她說的是什麼意思？」

楚清玟沒回答，走到秦嬌嬌面前，冷著臉問：「妳要造謠？」

秦嬌嬌輕蔑地看著她，像抓到她們什麼把柄，說：「什麼意思妳們兩個最明白，這和後妃以色侍君一個道理！」

她越說底氣越足，心中很是得意，只消她說一說，虞城人會喜歡聽到這等好玩的事的。

楚清玟抬起手來，秦嬌嬌更得意了，說：「生氣了？妳最好真打我一巴掌……啊！」

她話沒說完便被雪兒一撞，摔到了路旁的積水裡，一身衣服都沾上了泥。

這下秦嬌嬌又大吵大鬧起來，什麼出人命了、刁奴殺人的話，引得眾人趕過來。王氏按了按額角，心裡直惱怎麼請了鎮妖魔鬼怪的畫像來，楚家還是亂成一團。秦嬌嬌哭哭啼啼地換衣服去了，楚清玟卻是一臉事不關己，說：「她自己沒有站穩摔了下去。」

王氏本意是罰雪兒一頓打，好歹把面子功夫做足，見楚清玟硬是要護著，她也是生氣，說：「好，妳已經嫁出去了，我管不了妳，那妳以後就別回楚家了！」

這話若是傳出去，虞城人定然不會驚訝，楚家前頭三個庶女都與這邊斷絕關係了，終於也輪到第四個庶女了。

楚清玟行了個禮便退出了王氏的房間。

「姨娘！」雪兒心急地掉眼淚，「都是奴婢不好，奴婢應該忍一忍的。」

就算雪兒不撞，楚清玟也會把那一巴掌賞給秦嬌嬌的。

楚清玟不在意別人怎麼說她，雪兒卻是從小陪她到現在的，性子有些莽撞，以後雪兒的婚事還得她過目才放心，若是無緣無故被人傳出這種醜聞，當真一輩子不用嫁了，這種謠傳必須扼殺了才行。

可看秦嬌嬌那副得意的神色，定然不會輕易放過她。

楚清玟踱步，突然福至心靈，她想到了同陸璟那般，殺敵一千自損八百的法子，她總算能理解陸璟為什麼要用這法子了。

楚清玟把雪兒支開，叫她去房間收拾下最後要帶走的東西。

想到以後應該不會再回來了，雪兒哭哭啼啼地收拾東西去了。

接著楚清玟小跑去了秦嬌嬌換衣服的房間，一把推開了門。

屋裡秦嬌嬌正在繫抹胸，楚清玟朝那些伺候著秦嬌嬌的丫鬟笑了笑，溫和地說：「我同妳們家小姐有話說。」

秦嬌嬌自然以為她是來道歉的，便沒有防備地讓幾個丫鬟都退下。

幾人抱著髒衣魚貫而出後，楚清玟把門合上，還上了門門。

秦嬌嬌好整以暇地看著她，說：「玟姊姊這是怕別人聽到妳說什麼嗎？哎呀，如果妳道歉時誠意……」

楚清玟保證等一下秦嬌嬌就做不出這副表情，她擰著眉冷笑一聲，道：「怕別人聽到聲音的人是妳吧。」

秦嬌嬌從沒見過她這副模樣，一楞問：「妳說什麼？」

「妳憑什麼覺得我是來跟妳道歉的呢？」楚清玟靠近她，笑著說：「楚陸兩家現在沒人管得了我，我想做什麼就能做什麼呢。」

秦嬌嬌這才發覺不對，她後退幾步，大聲斥道：「妳要幹什麼？我要叫人了！」

「叫吧，越大聲越好。」楚清玟擡起袖子，突然把她推倒在床上，扯她還沒繫牢的腰帶，把她的襦裙拉了下來。

「啊！」秦嬌嬌大叫，「妳瘋了！妳幹什麼？」

楚清玟用她的腰帶綁住她掙扎的雙手，得虧平時經常做繡工，這個綁法用得十分熟練。

「妳要幹什麼？」秦嬌嬌尖叫。

楚清玟嘲諷一笑，說：「妳說說，外面的人聽到妳這麼叫，會想到什麼，嗯？」

秦嬌嬌難以接受這變故，她臉色鐵青，像一條脫水的魚用力翻騰著，大叫，「救命！啊啊啊，放開我！」

「小姐！小姐怎麼了？」門外的丫鬟一直在用力拍門，另一個機警的趕緊去尋王氏了。

楚清玟壓著秦嬌嬌的大腿，把撕下來的衣服綁住她的雙腳。

她嚇得眼淚直流，整個人忍不住發抖。

楚清玟見好就收，站起來，擦了擦汗水，看著床上發抖的秦嬌嬌，說：「妳不是愛傳嗎？說我和雪兒？我勸妳聰明點，如果虞城人傳出我和雪兒的謠言，今天府裡發生的事也定然會傳出去，別人會猜妳被我關在門裡做了什麼，到時候只怕妳百口莫辯。」

「我的名聲我倒不在意，可妹妹的呢？」她一腳踩在床上，俯下身看著秦嬌嬌，說：「妳也想嘗嘗成為虞城之恥的感覺嗎？」

秦嬌嬌癱在床上，恨極了，可她恨歸恨，楚清玟說的也有道理，一時之間她自己亂了套。

「妳大可以去告訴別人我對妳做了什麼。」楚清玟說：「只要妳不介懷的話。」秦嬌嬌咬牙切齒，「我一定要妳去死！去死！」

楚清玟順了順髮髻，露出一抹溫和的笑，「好好好，只要妳開心就成。」

外面傳來嘈雜的腳步聲，王氏帶著兩個嬖嬖過來破門，楚清玟趁著門被撞破前打開了門。

「妳對妳表妹幹什麼了？」王氏指著楚清玟質問。

秦嬌嬌的丫鬟都衝到了房中，大喊小姐，跟號喪似的，楚清玟好心幫她們把門掩上了，免得被人看到秦嬌嬌的模樣。

「表妹覺得不舒服，我就幫她按了按腳上的穴位。」她笑得很是乖順，根本不像會做什麼出格舉動的樣子，「不承想她太疼了，亂叫起來。」

王氏半信半疑，問：「只是這樣？」她絲毫想不到楚清玟剛剛那凶狠的樣子。

楚清玟乾脆朝著房間中大喊，「嬌嬌，妳說是不是？」

過了片刻才聽到秦嬌嬌帶著哭音道：「是。」

「沒什麼大礙的。」楚清玟笑說：「就是表妹的身體得調理調理了，娘，您得跟秦姨母說說，才按了幾個大穴就叫成這樣，怕是身體不適的徵兆。」

現在楚家可不能得罪秦家，王氏趕緊進去看秦嬌嬌。

秦嬌嬌衣衫凌亂，臉上還有淚痕，卻咬定方才無事發生。

這與她的脾氣相違，只是她身上並無傷痕，王氏雖然覺得奇怪，但也沒再說什麼。這些事都和楚清玟沒有干係了，她已經被掃地出門了不是？

回了陸家後，天色已晚，楚清玟吃了晚飯洗漱好，躺在床上將睡未睡時，只聽雪兒在帳外悄聲問她，「姨娘，您到底對那個姓秦的做了什麼？」

「按穴呀。」楚清玟回道。

「按穴能叫得那麼慘？奴婢在隔老遠的距離就聽到了，小時候家裡殺豬，豬都沒叫得那麼慘。」雪兒說。

楚清玟忍不住笑了，她往床裡睡，拍拍床沿，說：「妳上床來，我告訴妳。」

雪兒便鑽到床上去，說：「您快告訴奴婢吧，可好奇死奴婢了。」

楚清玟沒應答，只趁機戳她的腰，惹得她癢得躲起來。

「真是按穴。」楚清玟一本正經地說：「不然我可以幫妳按按，看妳會不會那樣叫出來。」

「不要，您明知道奴婢怕癢。」雪兒裹著被子，大聲說。

楚清玟起了玩鬧的心，便一心要撓雪兒的癢。

兩人在被子裡大戰了三百回合，從外頭看來那被子起起伏伏，嬌笑聲不斷，實在惹人遐想。

陸璟就是那個外頭的人，他內心驚疑，這個楚清玟好大的能耐，嫁過來五六天就迫不及待地紅杏出牆了？他倒要看看她在幹什麼！

陸璟掀起被子。

受到驚嚇的楚清玟趕緊爬起來，她呆呆地看著面前黑著臉的俊美男人，「啊」了一聲。

楚清玟的頭髮略微凌亂，還有幾縷青絲沾在唇角，燭光微暗不減她的風姿，反而襯得那雙眼睛愈加潑灑，她鼻子小巧，還有那花瓣顏色一樣的嘴唇，似乎在招人一吻芳澤。

因為方才在被子裡玩耍，她的衣衫凌亂半解，露出了精緻的鎖骨和圓潤的肩膀，瑩潤如白玉，順著鎖骨看下去，每一處都像極了緩緩舒展花瓣的蓮花——再多已經窺探不到了，因為楚清玟急急忙忙把衣服攏好了。

陸璟也把目光收回來。

楚清玟跪坐在床上，低聲道：「爺。」

雪兒早下了床跪在地上。

陸璟斜看了她一眼，不同於楚清玟只穿裡衣弄得衣衫解開，她的衣服還完好留在身上。

今天陸璟會前來，是陳喜康請的。陳喜康老來得子，可惜兒子是個傻的，前兩天他那傻兒子看到了楚清玟，私下萌生了戀慕之情，陳喜康知道了，說那是少爺的妾，他卻不信，只因為秀蘭早跟他說了楚清玟是前來借住的女子。

傻兒子不見真相什麼都不信，無法，怕出丟人事的陳喜康只能厚著臉皮去求陸璟到楚清玟房裡過一夜，好斷了傻兒子的念頭。

他向來忠心耿耿，虞城這邊的事陸璟也放心交給他，這個請求不為過，況且他總不能叫那個女人去禍害陳喜康的傻兒子，若是富貴這輩子折在她手裡，也是他這個主子的不是。

當下，陸璟神色冷峻，問：「妳們在做什麼？」

他的目光有些凌厲，像要把她剝開來看一樣，至於是剝皮還是剝衣服——楚清玟趕緊打斷心中所想，她拉著被子蓋住自己的腳，說：「沒什麼，就是撓癢癢。」

「妳說是嗎？」陸璟看向地上的雪兒，帶上了連他自己也沒有察覺的煞氣。

雪兒嚇得說話都結巴起來了，「是、是的，姨娘和奴婢只是撓癢癢而已。」

是他誤解了她，陸璟握著拳頭放在嘴邊，咳了聲。

楚清玟只覺得真是莫名其妙，她和丫鬟嬉鬧固然不成禮數，但也不是什麼大壞臉面的事，怎麼他就這麼生氣？

算了，自己是妾，就算對方是個脾氣古怪的人，她也不得不忍了。

見雪兒還跪在地上，她便說：「雪兒妳先起來吧。」

陸璟不做表示，雪兒這才起來，問：「爺，姨娘，奴婢……退下了？」

陸璟頷首，走到了床帳外坐下，拿起先前放下的書。

雪兒趕緊腳底抹油溜出去，還把門關得好好的。

楚清玟已經躺平了，從雪兒出去她就知道今晚可能會發生些什麼，出嫁前教養嫵嫵給她看了春宮圖，她並不是什麼都不懂的少女。

這麼一想，春宮圖裡的畫面全部都浮現在她的腦海裡，她趕緊閉上了眼睛，不想去想。

可這事呢，越不想去想，就想得越多，她的臉頰不由紅了起來。

床帳外，陸璟坐在了椅子上，燭光把他的身影映在了帳子上，影影綽綽的，許久都不再有動作。

楚清玟的心跳一點一點恢復了往常，臉頰也不再發燙了。

丟臉！她居然妄想發生那種事，陸璟這樣的人怎麼可能和她這啥那啥，她真想鑽進被子裡好好反省自己。

於是她真的鑽進被子裡了。

陸璟看了幾頁書便抬眼看她，只見她把自己裹在被子裡不見人影。

「妳在做什麼？」他問。

帳內無人回應。

雖說初夏的天不算熱，可是這麼裹著定然十分不適。陸璟走過去拉開了床帳，被子裡鼓起了一塊，一動也不動的。

他本不想理會，只是這樣睡到第二天，她怕是會悶成半傻，難道他唯一的侍妾以後就成了半個傻子？

陸璟想到楚清玟拔著根狗尾巴草玩的傻樣，竟被逗笑。

他搖搖頭，替她掀開被子。

楚清玟在被子裡悶得很熱，額角有些汗珠，兩頰微紅，一派秀色可餐。

那光照到她閉著的雙眼，她迷迷糊糊地拿手擋住，嘟囔道：「亮。」

陸璟皺著眉頭。

楚清玟翻了個身，伸手去抓被子要擋住眼睛，被子一角在陸璟手中，她抓不動，就用手背蓋住眼睛，露出潔白的手臂，又沉沉睡去。

陸璟愣了一下，輕手輕腳走過去，熄滅了蠟燭，坐了下去。

蠟燭一滅，整個房間都陷入昏暗。

陸璟自小耳聰目明，便是這樣的昏暗也能看得清東西。

他坐下沒多久便漸漸聽到了楚清玟輕輕的呼吸聲，緩慢而又綿長，正是作了好夢才會有的呼吸。

陸璟越想越不對，陸府是他家，他哪裡不能睡？憑什麼這妾好好在床上睡著，他要枯坐著？這麼一看，倒像他在獨守空房。

他掀開了帳子，本想和衣而睡，只見楚清玟不知道什麼時候踢掉了被子，露出秀雅的腳踝，腳趾白白嫩嫩的，在夜色裡格外吸引人的注意，他突然想起先前看到的那鎖骨、那白玉般的肩頭。

他心頭一驚，連忙把床帳拉下來。

其實這事說來真是蹊蹺，陸璟站在床外，皺著眉頭想著，若是她故意叫富貴戀慕上她，再以此為藉口讓他來她房中，倒也算是一個好伎倆。

她果真心機深重至此？陸璟哼了聲，像是為了不讓自己再去掀床帳，他下意識把床帳兩邊綁了起來，絲毫沒發覺此舉實在幼稚。

就這樣，他趴在桌子上睡了一夜。

第二天天還沒亮透，隱約聽到枝頭鳥啼聲，半夜下了場小雨，又濕又涼。

陸璟從楚清玟房內出來，雪兒一夜沒睡好，進了房間，叫道：「姨娘！」

楚清玟夢到她發了大財，正在數銀兩呢，被這一叫就迷迷糊糊醒了，問：「怎麼了？」

雪兒想替她挽床帳，摸到一個大結，怎麼拉都拉不開，嘴裡道奇怪。

楚清玟被這動靜吵醒，爬起來要跟她一起解結。

雪兒鑽進床帳急匆匆去拿剪刀，總算把拉不開的死結剪掉了。

「這誰打的結，可真缺德。」雪兒挽起半破的床帳，說。

楚清玟打了個呵欠，「我也不知道。」除了陸璟還有誰？只是他打這個結幹麼？

雪兒想起正事來，說：「我去給您準備熱水。」

楚清玟昨晚流了汗，覺得身上有些黏糊，就應道：「好，我要溫水。」

「這可不成。」雪兒歡歡喜喜的說：「過了昨晚，您就是真正的女人了，今天可不能著涼，不然以後有什麼不適那可不行。」

楚清玟，「……」

後來知道真相的雪兒非常鬱悶，偏生她家姨娘一副看開了無所謂的樣子，於是她找到了秀白一起嗑瓜子。

「爺也是，都在一個房間了，居然不肯和姨娘同床，既然如此又何必把姨娘迎進來，白白浪費我家姨娘的平蕪！」雪兒氣憤不已。

「我早上聽富貴說，他昨晚才知道楚姨娘是少爺的妾，傷心不已。」秀白分析說：

「看來少爺是去作戲給富貴看啊。」

雪兒拍桌，「豈有此理！因為一個傻小廝就來作戲，我家姨娘還是他的妾呢，從不曾見他待她好過！」

秀白趕緊說：「小聲點，別叫秀蘭聽到了。」見雪兒仍舊在氣頭上，她又說：「哎呀也不是，其實少爺不喜楚姨娘，那倒是件好事。」

「這怎麼就是好事了？」雪兒好奇。

「妳知道少爺為什麼二十一了卻沒有正妻嗎？」秀白擠眉弄眼。

世人都知道陸璟少年成名，至今未娶是因為心繫家國，難道真正的理由是……雪兒差點哭出來，她苦命的姨娘啊！

「是因為夫人不給少爺婚配。」秀白說。

雪兒一顆心放了下來，還好姨娘的婚後生活還是可以治一治的。

秀白說得含糊，雪兒催她趕緊說，秀白才說：「以前有個真人替少爺看過相，說

少爺以後娶的正妻必定是顆煞星，那可是會把陸家煞沒的。」

雪兒連道神奇，「這是怎麼回事？難道因為這樣，夫人就放著爺不給婚配？」

「多的我也不知道，不過少爺不喜楚姨娘也就這點好，夫人可嚴著呢。雪兒姊，你可千萬別把我跟妳說的說出去啊。」秀白說。

雪兒拍拍她的肩膀，說：「好的，妳放心，我們是姊妹嘛。」想了想，她又說：「妳也別把爺只在姨娘房裡坐了一夜的事告訴別人啊。」

「成，雪兒姊就是不交代，我也不會說。」秀白拍拍胸脯保證道。

回頭雪兒就鉅細靡遺地把事情告訴了楚清玟。

「難怪了。」楚清玟把話本合起來，這京城的陸夫人她總歸是要見的，先在心裡有個底也算好事。

另一邊，秀白剛回房裡，秀蘭就拉著她問：「小白，剛剛雪兒都和妳說什麼啊？」

秀白做賊似的瞅了瞅門外，確認無人，她把門合上，壓低聲音說：「我跟妳說，妳可別告訴別人。」

「妳放心，妳還信不過我嗎？」

「少爺啊，昨晚根本沒有碰姨娘！」

Crescent Family